

知識天地

《色 | 戒》的歷史建構與解構：一個不合作的女人

彭小妍研究員（中國文哲研究所）

儘管《色 | 戒》在兩岸三地屢創票房佳績，其中的歷史觀點恐怕是最引起各方爭議的。中國大陸網站普遍認為電影裡的漢奸形象太好，有辱民族主義。這不只是網友的意見，中國學者秉持同樣看法的也不少，例如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 2007 年 10 月初來訪中研院時，即提出類似意見。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宋家復先生即將在《思想》發表的文章，則指出電影展現臺灣第二代外省人的歷史觀，與我們幾個朋友看法不謀而合。主張臺灣主體論者，臺前人物到目前為止對此均三緘其口，新聞局也錦上添花地頒了獎金給李安導演，這當然是他「臺灣之光」的光環使然。但是不少臺獨人士批判，李安以中國人的抗日歷史為主題，因此「不愛臺灣」。如此論斷的人，知道香港《亞洲週刊》總編輯邱立本指出，李安「顛覆了民進黨、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論述」，或許要跌破眼鏡。（〈李安—2007 最被誤讀的人物〉）

電影何以代表第二代外省人的歷史觀，何以「顛覆了民進黨、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論述」？這當然必須回歸到解嚴後臺灣歷史建構的論爭。杜克大學的人文期刊 *positions* 即將出版一期臺灣研究專輯，其中包括拙作，題為〈再現的危機（Representation Crisis）：歷史、虛構與解嚴後眷村小說〉，指出解嚴後國民黨歷史論述徹底崩盤，民進黨臺灣主體論展開之際，第二代外省作家及電影人如張大春、朱天文、朱天心、侯孝賢等，拒絕認同任何政黨的歷史論述；他們選擇在作品中暴露歷史的虛構本質，呈現歷史書寫和文藝作品無法再現外在現實（external referent）的危機感。李安的《色 | 戒》如果置於此歷史建構論爭背景中，或可窺其堂奧。

首先，如果說《色 | 戒》企圖重建中國人的抗日歷史，不如說是重建臺灣外省人的抗日記憶。近年臺灣主體論興起，日本殖民提升臺灣現代化的論述甚囂塵上，國民黨外來政權對照之下罪大惡極，對日本殖民的批判更幾無空間。《色 | 戒》重建的抗日歷史，不只是外省人的共同記憶，其實本省人也耳熟能詳。曾幾何時，抗日成為過時的論述；如非《色 | 戒》勾起刻骨銘心的回憶，第二代外省人如馬英九及李安，焉能在公開場合不約而同地為抗日哽咽流淚？

其次我要強調，李安的《色 | 戒》所表達的，是第二代外省人對歷史建構本質的反省，而非第一代外省人（或國民黨）對愛國主義毫無保留的信仰。電影對抗日的記憶當然懷抱同情，但卻同時處處凸顯歷史記憶和愛國主義的建構本質。最明顯的是王佳芝等學生劇團的舞臺表演。臺上演出宣傳抗日時，女主角高喊「中國不能亡」，觀眾也同仇敵愾，憤而起立同呼口號，表現愛國情緒的相互渲染功能。下戲後，王佳芝在舞臺上徘徊流連，似是不忍曲終人散。此時，同伴從樓上觀眾席召喚她共商喬裝刺敵大計，一句「王佳芝，上來吧」（賴秀金語），暗示了集體意識召喚個人的參與。終於，舞臺的表演延伸到臺下的演出，打破了舞臺與生活的界限：受演劇成功的感染，幾個乳臭未乾的學生（王佳芝是大一生）愛國情緒高漲，不自量力地組織了刺殺漢奸的團隊，要實踐獻身救國的口號。整個密謀過程中，扮間諜與演戲的異同，不斷被提出：「這可不是排練，沒有機會重來一次」（鄭裕民語）。

有趣的是，電影一面暴露愛國主義的建構本質，一面讓愛國主義落得荒謬無比。幾名大學生，視扮演間諜為演戲的延伸，演麥先生的一句戲言：「麥先生要鬍子不要？」易先生差點被騙進屋裡，在門口王佳芝與他眉目傳情，言語情挑時，屋裡幾個大學生氣急敗壞，手忙腳亂地預備行刺，連廚房的菜刀都出籠了。最後形跡敗露時，刺殺易先生副官的一幕，四、五個人你捅一刀我補兩刀，總殺不死他。終於從房間跌跌撞撞翻滾到樓梯下，驚駭萬狀，卻也凸顯了這是一群「業餘扮演」的笨拙間諜。這是挪用了 *melodrama* 裡面糊塗情報員的典型場景，不免令人偷笑。女主角演戲和扮間諜時的裝扮，也聯繫了角色扮演的意象——誇張的濃眉大眼舞臺劇化妝，咖啡廳裡密謀刺殺行動時

西區考克式的間諜風衣、黑帽和朱唇，正是活生生的宣告：間諜也是一種演員。然而大學生扮演的女間諜，卻在關鍵時刻拒絕和黨國合作，放走了垂手可刃的漢奸。

試想，王佳芝等大學生只不過二十歲出頭，王又未經嚴格訓練，黨國竟「吸收」他們，要他們出生入死，豈非失策在先？王佳芝敗露了諜報網，竟然乘人力車仍要回到和易先生約會的福開森路，豈不是對愛情憧憬錯誤，自投羅網？電影中最「傳統」，也最「負面」的角色，恐怕是國民黨特務老吳；學生都被捕，只有他一走了之，全身而退。其實，舉世政黨以易受感染的青少年為先鋒的，不知凡幾——青年軍、紅衛兵、知青、童兵（child soldier）等等；愛國主義名義下，犧牲了多少青年的人生？

電影中易默成的特務機構周旋於日軍、汪精衛政權和國民黨之間，片中缺席的似乎是共產黨。但是嶺南大學生以「布爾喬亞」來批評易卜生的《娜拉》一劇（鄭裕民語），顯示普羅論述如影隨形。易先生當然不是傳統的漢奸，形象「可疑」。他情願讓重慶特務痛快死在自己人手裡，也不讓渡給日本人凌遲：「他（日本憲兵隊）沒說要死要活的，給他一個痛快。」他書房裡掛的照片，是自己和孫中山、汪精衛；上海淪陷了，人在屋簷下，日本人似乎只是不得已而虛與委蛇的對象。王佳芝看好萊塢電影《月夜情歌》（Penny Serenade）時，就插映了日本大東亞共榮的宣傳片。居酒屋裡，他向王佳芝表白：「我比你怎麼懂作娼妓」。幹特務工作沾滿血腥，他明顯受良心譴責，卻不得不爾。和女人來往，「輕鬆的說話」，似是宣洩。送王佳芝鑽戒，雖是和女人來往的例行戲碼，但王等被捕後，他卻破壞慣例，不忍親自審問。十點行刑，聽見鐘響，他全身一震，顯然是有「良心」的漢奸。歷來的「漢奸」，是否應重新評價？

行刑前，王佳芝散戲後被召喚到樓上觀眾席共謀間諜大戲的一幕，「王佳芝，上來吧」，又在影片中以回溯出現，提醒觀眾：她的下海，全是愛國主義的召喚。但是，被召喚的女人卻不合作，壞了救國大計。《色 | 戒》不僅解構了歷史，也解構了類型影片（genre movie）。看起來是愛國片、間諜片、A 片和文藝愛情片，實際上解構了一切。影片一開始，狼犬和特勤人員來回巡邏，荷槍實彈，氣氛肅殺，和幾個大學生的間諜大戲，形成荒謬的對比。《色 | 戒》的反間諜，不是 double spy，而是 anti spy。張愛玲一貫反愛情、反親情、反倫理，小說《色 | 戒》則展現了反愛國主義。小說種下的謎：女間諜因何相信漢奸愛她？李安挪用 A 片橋段，嘗試解答：一個混淆了性、金錢（鑽戒）和愛的女人，一念之間選擇了情人，不要黨國。片中王佳芝愛演戲，也愛看好萊塢愛情文藝片；愛國戲碼使她下了戲也想獻身救國，愛情文藝片的誤導讓愛情的憧憬送了她命。溫文爾雅的李安，誰想到竟也如此反骨？由於李安對愛國主義的深刻同情，一個反一切權威和傳統的故事，拍成貌似傳統愛國片、間諜片和文藝片；有潛力變成喜鬧劇的，變成嚴肅的愛國悲劇。這是李安厲害之處——沒有信仰，焉能解構信仰？

※各期知識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：<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>「常用連結」之「週報〈知識天地〉」項下瀏覽。※